



後漢孝靈皇帝紀上卷第二十三

袁宏

建寧元年春正月己亥上徵至大將軍竇武持節迎于夏門亭庚子即皇帝位以太尉陳蕃爲太傅以將軍竇武爲司徒胡廣錄尚書事詔曰太傅陳蕃輔弼先帝出納爲允謇諤之節宜于本朝朕初踐祚親授策命忠篤之性老而彌純其封蕃爲高陽侯固讓不受章十餘上乃許三月辛丑葬孝桓皇帝于宣陵庚午大赦天下賜男子爵孝悌力田帛各有差夏四月甲午追尊祖解瀆亭侯淑爲孝元皇帝考嗣侯萇爲孝仁皇帝妃董姬爲慎園貴人戊辰以長樂衛尉王暢爲司空五月丁未朔日有蝕之六月癸巳錄定策

功封竇武曹節等十一人爲列侯八月司空王暢以災異策罷宗正劉寵爲司空暢字叔茂太尉龔之子也初暢爲南陽太守設禁令明賞罰太守下車之後而故犯法者發屋伐樹塞井移竈豪強戰慄晏開早閉功曹張敞諫曰蓋聞諸經典殷湯開三面之網而四方歸仁武王除炮烙之刑而天下咸服高祖創業約法三章孝文寬刑號稱太宗若夫卓茂文翁之徒皆去嚴刻務崇溫和夫明哲之君網漏吞舟之魚然後三光明於上民物和於下愚謂舜舉臯陶不仁者遠隨會爲政晉盜奔秦治民在德不在於刑暢於是崇寬慎刑旌賢表德暢以郡俗奢富欲約已以矯之

乃衣大布坐羊皮車廐馬羸弊而不改之同郡劉表時年十七從暢受學進諫曰蓋聞奢不僭上儉不逼下守道行禮貴處可否之間清不暴鱗濁不汙泥遽伯玉耻獨爲君子府君不希孔聖之明訓而慕夷齊之末操無乃皎然自貴於世暢荅曰昔公儀休在魯拔園葵去織婦孫叔敖相楚其子披裘刈薪夫以約失之者鮮矣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雖以不德敢慕高風且以矯俗也太后新攝政政之巨細多委陳蕃竇武同心戮力以獎王室徵用天下名士參政事於是天下英雋知其風指莫不人人延頸相望太平其後中常侍曹節與上乳母趙嬖求諂於

太后太后信之數出詔命有所封拜蕃武每諫不許  
會有日蝕之變蕃謂武曰昔蕭望之爲石顯所殺李  
杜禍及妻子有一石顯望之尚爲之死況數十人邪  
趙夫人旦夕亂政其患最甚蕃以餘年請爲將軍除  
之因災之變以除佞臣誰曰不可武亦謀之深納蕃  
言乃言之於太后曰故事內官但典門戶給事左右  
而已今乃參政事貴顯朝廷父子兄弟並在列位天  
下匆匆多以爲患今可悉除之太后曰此皆天所生  
漢元以來世世用事國之舊典何可廢也但誅其惡  
耳武性詳重疑而未決是時太白犯上將星又入太  
微侍中劉瑜素善天文與蕃書曰星辰錯亂不利大

臣前所謀者事宜速斷之蕃武得書將發於是以朱  
寓爲司隸校尉劉祐爲河南尹武奏收中常侍曹節  
長樂食監王甫等使侍中劉瑜內其奏謀頗泄漏節  
等乃竊發瑜奏且知其事節曰前先帝宮人嫁武父  
子載取之各且十餘人此大罪也身自不正何以正  
人中黃門朱寓曰其中放縱者罪當誅耳我曹何罪  
乃與等輩十餘人結誅武等是夜矯詔以王甫爲黃  
門令持節誅尚書令尹勲因共脅太后取璽綬九月  
辛亥節請帝御前殿召公卿百官易拜司隸校尉河  
南尹遣中謁者分守南北宮節稱詔收大將軍竇武  
武不受詔與子紹將北宮二千人屯洛陽都亭太傅

陳蕃聞起兵將官屬諸生八十餘人到承明門使者  
不內曰公未被詔召何得勒兵入宮蕃曰趙鞅專兵  
向宮以逐君側之惡春秋義之有使者出開門蕃到  
尚書門正色曰大將軍竇武忠以衛國黃門常侍無  
道欲誣忠良邪黃門王甫曰先帝新棄天下山陵未  
成武有何功兄弟父子並封三侯又設樂飲讌多取  
掖庭宮人旬日之間資財巨萬大臣若此是爲道邪  
公爲宰輔苟相阿黨復何求賊使劔士收蕃蕃聲逾  
厲辭氣不撓遂送蕃北寺獄節又稱詔以少府周靜  
行車騎軍與匈奴中郎將張奐王甫持節共以討武  
等與武陳兵於闕下甫令其軍曰黃門常侍反逆無

道何盡隨之反乎先降有重賞中宮執勢久士皆畏  
之於是免武兵數十人者各爲部歸於甫軍自旦至  
食時兵降且盡武自殺紹等走靖等皆斬紹弟機親  
族賓客悉誅之蕃亦被害妻子徙日南皇太后遷于  
雲臺於是自公卿以下嘗爲蕃武所舉皆免官禁錮  
蕃字仲舉汝南平輿人初素闕爲郡功曹舉蕃以自  
代曰陳蕃有匡弼之才不可久屈宜以禮致之於是  
爲郡功曹舉賢良方正皆不就桓帝初招延俊又徵  
拜爲議郎起署爲尚書稍遷九卿初爲豫章太守獨  
設一榻以候徐孺子餘人不得而接其高簡亮正皆  
此類也丙辰司徒胡廣爲太傅錄尚書事司空劉寵

爲司徒寵字祖榮東萊牟平人初爲會稽太守正身  
率下郡中大治徵入爲將作大匠山陰縣有數老父  
年各八十餘居若邪山下去郡十里聞寵當遷相率  
共往送寵人齎百錢寵見老父曰何乃自苦來邪對  
曰山谷鄙老生未嘗到郡縣他時吏發不去民間或  
狗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車以來吏稀至民間  
狗不夜吠老值聖化今聞當見棄故自力來送寵曰  
吾何能及公耶甚勤苦父老爲選一大錢受之故會  
稽號爲取一錢其清如此薄衣服弊車馬其與人交  
恂恂然在朝廷正色不可干以私閉門靜居不接賓  
客教誨子孫而已改進不見惡退無謗言封曹節十

八人爲列侯討陳竇之功也十月甲辰晦日有蝕之  
鮮卑犯幽州殺略吏民自此已後無歲不犯塞陳竇  
之誅海內寃之曹節善招禮名賢以衛其罪乃言於  
帝就拜姜肱爲犍爲太守韋著爲東海相招書迫切  
肱浮海遁逃卒不屈去著不得已遂解巾臨郡爲政  
任威刑妻子放恣爲受罰家所告輸輸左校刑音歸  
鄉里爲姦人所殺

二年春正月丁丑大赦天下迎慎國董貴人幸南宮  
嘉德殿二月己巳尊董貴人爲孝文皇后后置永宮  
如偃貴人之禮貴人河間人配解瀆侯長生帝后兄  
子重爲五官中郎將夏四月壬辰青虵見御座殿軒

癸巳大風折木詔群臣各上封事靡有所諱議郎謝  
弼上疏曰蓋聞地者女子之祥也皇太后幽隔空宮  
愁感天心所致于皇太后定策帷幄援立陛下雖父  
兄不軌非皇太后之罪陛下當以其誅滅之故特加  
慰釋之念而反隔絕靡有朝問之禮大虧孝道不可  
以示四方昔周襄王不能事母夷狄交侵天命去之  
遂陵遲不復興禮爲人後者爲之子今以孝桓皇帝  
爲父豈得不以皇太后爲母哉援神契曰天子行孝  
四夷和平方今邊境斥候兵革鋒起非孝無以濟之  
願陛下上以堯舜爲法下以襄王爲戒無令皇后憂  
愁於北宮一旦有霧露之疾陛下當何面目以見天

下乎又匈奴中郎將張奐上書曰臣聞風爲號令動  
物通氣木者火之本相湏乃明地者屈伸隱顯似龍  
順至爲休徵逆來爲災殃故大將軍竇武忠肅恭儉  
有援立之功太傅陳蕃敦方抗直夙夜匪懈一旦被  
誅天下驚怛海內喑喑莫不哀心昔周公既薨成王  
葬不具禮天乃大風偃木折樹成王發書感悟備禮  
改葬天乃立反風其木樹盡起今宜改葬蕃武選其  
家屬諸被禁錮一宜蠲除則災變可消昇平可致也  
天子雖知奐言是然迫於節等不得從之中官惡謝  
弼出爲陵府丞郡縣承旨以他罪死獄中張奐字然  
明燉煌酒泉人少與安定皇甫規俱顯當世而奐又

與規善初奐爲梁冀所辟冀被誅奐廢錮衆人莫敢爲言唯規數薦奐由是爲武威太守渡遼將軍幽并清淨吏民歌之徵拜大司農賜錢二十萬除家一人爲郎奐讓不受願徙戶華陰舊制邊民不得內徙唯奐因功得聽故奐始爲弘農人建寧初奐新至未除會陳竇之事中賞侍曹節等承制使奐率五營士圍武武自殺蕃下獄死義士以此非奐然素立清節當可否之間雖禦不敢奪也後以黨事免官禁錮河東太守董卓慕其名使兄遺奐縑百匹奐不受知卓有姦兇之心遂與絕至於朋友之饋雖車馬不辭也時被黨錮者多不守靜或徙或死唯奐杜門不出養徒

著書矣六月司徒劉寵爲太尉九月江夏丹陽蠻夷反李膺等以赦獲免而黨人之名書在王府詔書每下輒伸黨人之禁陳竇當朝後親而用之皆勤王政而盡心力拔忠賢而疾邪佞陳竇已誅中官逾專威勢旣息陳竇之黨又懼善人謀已乃諷有司奏諸鉤黨者請下州郡考治時上年十四問節等曰何以爲鉤黨對曰鉤黨者即黨人也上曰黨人何用爲而誅之邪對曰皆相舉群輩欲爲不軌上曰黨人而爲不軌不軌欲如何對曰欲圖社稷上乃可其奏於是故司空王暢太常趙典大司空劉祐長樂少府李膺太僕杜密尚書荀緄朱寓魏朗侍中劉淑劉瑜左中郎

將丁栩潁川太守巴肅沛相荀昱議郎劉儒故掾范滂皆下獄誅皆民望也其餘死者百餘人天下聞之莫不垂泣

素宏曰夫稱至治者非貴其無亂貴萬物得所而不失其情也言善教者非貴其無害也貴性理不傷性命咸遂也故治之興所以道通群心在乎萬物之生也古之聖人知其如此故作爲名教平章天下天下既寧萬物之生全也保生遂性久而安之故名教之益萬物之情大也當其治隆則資教以全生及其不足則立身以重教然則教也者存亡之所由也夫道衰則教虧幸免同乎苟生教重則道存滅身不爲徒

死所以固名教也汗隆者世時之盛衰也所以亂而治理不盡世弊而教道不絕者任教之人存也夫稱誠而動以理爲心此情存乎名教者也內不忘已以爲身此利名教者也情於名教者少故道深於千載利名教者衆故道顯於當年蓋濃薄之誠異而遠近之義殊也統體而觀斯利名教之所取也鄉人謂李膺曰可逃之乎膺歎曰事不辭難罪不逃刑臣之節也吾年已七十禍自巳招復何避乎詔書至汝南督郵吳道悲泣不忍出縣中不知所爲范滂聞之曰督郵何泣哉此必爲吾也徑詣縣獄縣令郭揖見滂曰天下大矣子何爲在此滂曰何敢彰罪於君使禍及

老母滂與母訣曰滂承順教訓不能保全其身得下  
奉亡君於九泉亦其願也母曰爾得李杜齊名吾復  
何恨三君八雋之死郭泰私爲之慟曰人之云亡邦  
國殄瘁漢室滅矣未知瞻烏爰止于誰之屋泰字林  
完太原介休人少孤養母年二十爲縣小吏喟然嘆  
曰大丈夫焉能處斗筲之役乃言於母欲就師問母  
對之曰無資奈何林宗曰無用資爲遂辭母而行至  
成臯屈伯彥精廬并日而食衣不蓋形人不堪其憂  
林宗不改其樂三年之後藝兼游夏同邑宋仲字雋  
有高才諷書日萬言與相友善間居逍遙泰謂仲曰  
蓋昔之君子會友輔仁夫周而不比群而不黨皆始

於將順終于匡救濟俗變教隆化之道也於是仰慕  
仲尼俯則孟軻周流華夏採褚幽滯泰始中至京師  
陳留人符融見而嘆曰高雅奇偉達見清理行不苟  
合言不夸毗此異士也言之於河南尹李膺與相見  
曰吾見士多矣未有如郭林宗者也其聰識通朗高  
雅密博今之華夏鮮見其儔友而親之陳留人韓卓  
有知人之鑒融見原以已言告之卓曰此太原士也  
他日又以泰言告之卓曰四海內士也吾將見之於  
是驟見泰謂融曰此子神氣沖和言合規矩高才妙  
識罕見其倫陳留蒲亭亭長仇香年已長矣泰見香  
在而言之明日起朝之曰君泰之師非泰之友陳留

茅容年四十矣親耕隴畝避雨樹下衆人悉踐蹲容  
獨蹙膝危坐泰竒其異請問舍所在因寄宿容明日  
殺鷄作食泰謂之爲已也容分半食毋餘半度置自  
與泰素飡泰曰卿賢哉遠矣郭泰猶減三牲之具以  
供賓旅而卿如此乃我友也起對之揖勸令學問卒  
成盛德嘗止陳國文孝童子魏昭求入其房供給灑  
掃泰曰年少當精義書曷爲來近我乎昭曰蓋聞經  
師易遇人師難遭故欲以素絲之質附近朱藍耳泰  
美其言聽與共止嘗不佳夜後命昭作粥粥成進泰  
泰一呵之曰爲長者作粥不加意敬使不可食以杯  
擲地昭更爲粥重進泰復呵之如此者三昭姿無變

容顏色殊悅泰曰吾始見子之面而今而後知卿心  
耳遂友而善之鉅鹿孟敏字叔達客居太原未有知  
名叔達曾至市買甌荷擔墮地徑去不顧時適遇林  
宗林宗異而問之甌破可惜何以不顧叔達曰甌旣  
已破視之無益林宗以爲有分決與之言知其德性  
謂必爲善士勸使讀書游學十年知名當世其宗人  
犯法恐至大辟父老令至縣請之叔達曰犯法當死  
不應死自活此明理也何請之有父老董敦之曰儻  
其死者此大事也柰何以宜適而不受邪叔達不得  
已乃行見楊氏令不言而退令曰孟徵君高雅絕世  
雖其不言吾爲原之矣初汝南袁閔盛名蓋世泰見

之不宿而退汝南黃憲邦邑有聲天下朱重泰見之數日乃去薛恭祖曰聞足下見素奉高車不停軌鑿不輟輒從黃叔度乃彌日信宿非其望也林宗答曰奉高之器譬諸汎濫雖清易挹叔度汪汪如萬頃之波澄之而不清撓之而不濁其器深廣難測量也雖住稽留不亦可乎由是憲名重於海內初泰嘗止陳留學宮學生左原犯事斥逐泰具酒食勞原於路側謂之曰昔顏涿聚梁甫之大盜段干木晉國之大駟卒爲齊之忠臣魏之名賢且蘧伯玉顏子淵猶有過誰能無乎慎勿恨之責躬而已或曰何爲禮慰小人泰曰諸君黜人不託以藜蒸無有掩惡含垢之義人

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吾懼其致害故訓之後原結客謀構已者至期曰林宗在此負其前言於是去後事發露衆人咸自以蒙更生之賜於泰泰謂濟陰黃元艾曰卿高才絕人足爲偉器然年過四十名聲著矣於此際當自匡持不然將失之矣元艾笑曰但恐才力不然至此年矣若如所勅敢自克保庶不有累也林宗曰吾言方驗卿其慎之元艾聲聞遂隆後見司徒素隗隗歎其英異曰若索女壻如此善矣有人以隗言告元艾又自生意謂之曰素公有女得無欲嫁與卿乎元艾婦夏侯氏有三便遣歸家將黜之更索隗女也夏侯氏父母曰婦人見去當分釵斷帶請

還之遂還元艾爲主人請親屬及賓客二十餘人夏侯氏便於座中攘臂大呼數元艾隱慝穢惡十五事曰吾早欲棄卿去而情所未忍耳今反黜我遂越席而去元艾諸事悉發露由此之故廢棄當世其弘明善惡皆此類也後遭母憂喪過于哀徐孺子荷擔來弔以生芻一束頓廬前旣唁而退或問此誰也林宗曰南州高士徐孺子者其人諸生吾不堪其喻也鉅鹿孫威直來弔旣而介休賈子序亦來弔林宗受之威直不辭而去門人告之林宗遣人追之曰何去之疾也威直曰君天下名士門無雜賓而受惡人之嘖誠失其所望是以去耳林宗曰宜先相問何以便去

邪鄉里賈子序者實有匈險之行爲國人所棄聞我遭喪而洗心來弔此亦未被大道之訓而有修善之志也吾故受之若其遂變化者棄損物更爲貴用如其不然不保其往也且仲尼不逆互鄉柰何使我拒子序也子序聞之更自革修終成善人其善誘皆此類也其所提拔在無聞之中若陳元龍何伯求終成秀異者六十餘人其所臨官若陳仲弓夏子治者十餘人皆名德也石雲考從容謂宋子俊曰吾與子不及郭生譬諸由賜不敢望回也今卿言稱宋郭此河西之人疑卜商於夫子者也若遇曾參之詰何辭以對乎子俊曰魯人謂仲尼東家丘蕩蕩體大民不能

名子所明也陳子禽以子貢賢於仲尼淺見之言故  
然有定邪吾嘗與杜周甫論林宗之德也清高明雅  
英達瓌瑋學問淵深妙有俊才然其愷悌玄澹格量  
高俊含弘博恕忠粹篤誠非今之人三代士也漢元  
以來未見其匹也周甫深以爲然此乃宋仲之師表  
也子何言哉於是勸林宗仕泰曰不然也吾夜觀乾  
象晝察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方今卦在明夷爻  
直勿用之象潛居利貞之秋也猶恐滄海橫流吾其  
魚也吾將巖棲歸神咀嚼元氣以修伯陽彭祖之術  
爲優哉游哉聊以卒歲者遂辭王公之命闔門教授  
秦身長八尺儀貌魁岸善談論聲音如鍾宵行幽闇

必正其衣服家有書五千卷率多圖緯星曆之事與  
其等類行晨則在前暮則在後所歷亭傳不處正堂  
恒止逆旅之下先加糞除而後處焉及宿止冬讓溫  
厚夏讓清涼如鄉里或有爾者父母諺曰欲作郭林  
宗邪仇季字香智陳留考城人行至純隸鄉黨無知  
者年四十召爲縣吏以科選爲蒲亭長勸耕桑合嫁  
娶農事畢令子弟群居同學喪不辦者躬自助之其  
孤寡貧窮令宗人相贍之其剽輕無業者宗人亦處  
業之不從科者罰之以穀代公賦多少有次行之暮  
月里無盜竊香初到亭民有陳元者獨與母居供養  
有違毋詣香告元不孝香驚曰吁是何謂乎近日過

舍廬落整頓耕芸以時此非惡人但教化未至且婦人守寡養孤上欲激貞名於當世中欲不負於黃泉下欲育遺嗣而繼宗也此三節者婦人之妙行也母既若斯華髮矣柰何以旦之忿棄歷年之勤乎且母養人孤遺不能成濟若死者有知百歲之後當何以見亡者母涕泣而起香留爲具食囑曰歸勿復言吾方爲教之既而之田里於衆中厲言曰此里當有孝子陳元今何在衆指曰是也香起揖之孝行慰勉之謂衆曰此孝義里當見異以陳元故後諸鄉數日賁酒禮到元家上堂與相對視其食飲之具有異於他日遂復陳孝行以誘其心如是有者數焉元卒爲孝子

鄉邑所稱縣表其閭丞掾致禮是時河內令王奐政尚嚴猛聞香以德化民署香主簿請與相見謂之曰聞在蒲亭陳元不罰而化之得無鷹鷂之志邪香曰以鷹鷂不若鸞凰故不爲也奐謝遣曰枳棘之林非鸞所集百里非大賢之路州郡並請皆辭以疾宴居必正衣服妻子有過免冠自責妻子庭謝思過香冠妻子乃敢升堂終不加喜怒聲色妻子事之若事嚴君焉黃憲字叔度汝南慎陽人父爲牛醫憲識度淵深時人莫得而測年十四潁川荀季和見而嘆曰足下吾之師也汝南周子居常曰吾旬月之間不見黃叔度則鄙吝之心生矣時汝南戴叔鸞者高邁之士

也當時意氣人所推服然每見憲未嘗不悵然自失  
母問之曰汝何為不樂復從牛醫兒所來邪叔鸞跪  
曰良每自以才能不減叔度至於面料其人瞻之在  
前忽焉在後可為良之師也舉孝廉無就之意其僚  
輩皆瞻望於憲以為準的於是俱到京師稱病而歸  
也陳寔字仲弓潁川許人少為縣吏常給廝役時縣  
吏鄧邵每出候賓見寔執書立誦邵嘉之即解錄遣  
使詣太學寔推純誠不厲名行然羅居老少皆親而  
敬之鄉閭訟者輒求正於寔寔以理喻曲直退無怨  
者皆曰寧為刑罰所及不為陳君所非寔嘗為郡功  
曹中常侍侯覽屬非其人太守高倫出教教之寔固

請不可太守曰侯常侍不可違君勿言寔乃封教入  
見必不得已寔請自舉之不足以陳明德退而署文  
學掾於是鄉里咸以寔為失舉寔晏然自若倫去郡  
故人送於傳舍乃具言其狀善稱君惡稱已陳君之  
謂也由是眾談咸服焉辟黃瓊府除聞喜太丘長其  
政不嚴而治百姓愛敬之長子紀字元方小子淑字  
季方皆以儒業德禮稱紀子群名重魏晉文帝嘗問  
群卿何如父祖群對曰臣祖寔不言而治臣父紀言  
而行之至於臣群有其言而必行是歲爵號乳母趙  
嬈為平氏君

三年春河內婦食夫河南人夫食婦冬濟南盜賊群

起冬十月大鴻臚喬玄爲司空

四年春正月甲子帝加元服大赦天下二月癸卯地震河水清三月辛酉朔日有蝕之太尉劉寵司空喬玄以災異策罷夏四月河東地裂十二處各長十餘里秋七月癸丑立皇后宋氏宋隱之從孫也以選掖庭立爲皇后父豐爲執金吾封不期侯冬十月戊午上率群臣朝皇太后于雲臺初太后有援立之功竇氏雖誅上心知之故率群臣俱朝焉黃門令董萌因上意數爲太后怨上深納之供給致養每過於別於是曹節王甫共疾萌以親附竇后謗訕永樂萌下獄死

五年春正月車駕上原陵諸侯王公王及外戚家婦女郡國計吏匈奴單于西域三十六國侍子皆會焉如會殿之儀禮樂闕百官受賜爵計吏以次嚮殿前上先帝御座具言俗善惡民所疾苦司徒掾蔡邕慨然歎曰聞古不墓祭而上陵之禮如此其備也察其本意乃知孝明皇帝至孝惻隱不易奪也或曰本意云何對曰西京之時其禮不可得而聞也光武世始葬于此明帝嗣位逾年群臣朝正感先帝不復見此禮乃率公卿百僚就陵而朝焉蓋事亡如事存之意也與先帝有瓜葛之親男女畢會郡計吏各向神坐而言庶幾先帝魂神聞聽之也今者日月久遠非其

時人但見其禮不知其哀煩而不省者先帝孝思之心者也

僖平元年春三月壬戌太傅胡廣薨贈安鄉侯印綬謚曰文侯廣字伯始南郡華容人初爲郡吏在散輩中太守法雄有子曰真善知人言於父雄曰南郡掾吏其民畧可知今當舉孝廉爲國選士不可不擇寧有其人乎雄曰未有所擬也真求與掾相見獨竒廣廣時年二十六雄舉廣爲孝廉至京師廣爲天下第一旬月拜尚書郎稍遷九卿公輔屢登三事元老在位國家多難廢立邪正之間以厚重自居不能有所明然年逾八十繼母在堂朝夕定省子道不虧傍無

几杖言不稱老居喪盡禮及廣薨故吏自公卿大夫數百人皆縗經殯泣自漢興以來未嘗有也廣所臨治無疵政世爲之諺曰天下中庸有胡公此時公輔者或樹私恩爲子孫計其後累世致公卿而廣子孫無過二千石者夏四月甲午青蛇見御座詔問群臣靡有所諱光祿卿楊賜上書曰臣聞休徵則五福應咎徵則六極至夫善不妄來災不空發必應行而至王者心有所惟意有所想未形顏色則五星推移陰陽乖動以此觀之知天之與人相去不遐蛇者於洪範鱗蟲之象思心不逮之所致也不逮之効時則有龍蛇之孽詩云惟虺惟蛇女子之祥春秋書鄭昭公

時兩蛇鬪於南門之外其後昭公殆以女敗昔周王承文王之盛一朝晏超夫人不鳴璜宮門不擊柝關雎之人見機而作夫女謁行則讒夫昌讒夫昌則苞苴通殷湯以此自誠即濟於旱亢之災唯陛下思乾剛之道別內外之宜崇帝乙之制受元吉之祉抑皇后之權割豔妻之愛則蛇變可消禎祥立應殷戊宋景其事甚明上深納之五月己未大赦天下常侍張樂太僕侯覽專權驕恣詔收印綬覽自殺阿黨者皆免六月癸巳皇太后竇氏崩載衣車城南市舍將殯曹節王甫欲用貴人禮上曰太后親立朕身統承大業詩云無言不讎無德不報胡可用貴人禮於是發

喪成服將葬節孝以竇氏之誅不用太后禮以馮貴人祔柩帝公卿莫敢諫河南尹李咸執藥上書曰臣聞禹湯聞惡是用無過桀紂聞善以亡其國中常侍曹節張諫王甫等因寵乘勢賊害忠良讒譖故大將軍竇武太傅陳蕃虛遭無形之釁被以滔天之罪陛下不復省覽猥發雷霆之怒海內賢愚莫不痛心武以歿矣無可柰何皇太后親與孝相皇帝共奉宗廟母養蒸庶繫于天心仁風豐霈四海所宗禮爲人後者爲人之子陛下仰繼元帝豈得不以太后爲母存旣未蒙顧復之報歿又不聞諒闇之哀太后未崩武先坐誅存亡各異事不相逮而志武不已欲貶太后

非崇有虞之孝昭蒸蒸之仁八方聞之莫不泣血昔  
秦始皇后不謹陷幸郎吏始皇暴怒幽閉母后感茅  
焦之言立駕迎母置酒作樂供養如初夫以秦后之  
惡始皇之悖尚納茅焦之語不失母子之恩豈况太  
后不以罪沒陛下之過有重始皇臣謹冒昧陳誠左  
手賡章右手執藥詣闕自聞唯陛下揆茅焦之諫弘  
始皇之寤復母子之恩崇皇太后園陵之禮上釋皇  
軫震動之怒下解黎庶酸楚之情也如遂不省臣當  
飲鴆自裁下覲先帝具陳得失終不爲刀鋸所裁章  
省上感其言使公卿更議詔中常侍趙忠監臨議者  
時衆官數百人各相顧望無敢下議廷尉陳球曰皇

太后以舊姓盛德選入椒房宜配相帝是無所疑忠  
笑曰廷尉宜便下筆球遂下議曰皇太后在椒房有  
聰明母儀之德遭天不造援立聖明承繼宗廟功烈  
至重先帝晏駕而遇大獄遷居空宮不幸早世家雖  
獲罪非太后意今若別葬誠失天下之望且馮貴人  
塚墓爲賊所掘骸骨發露與賊併尸魂靈染汙不宜  
配至尊忠省球議作色曰陳廷尉此議甚捷欲以蚩  
球球曰陳竇既寃皇太后無辜被幽臣常痛之今日  
言之退而受罪乃臣宿昔之願也諸公卿皆從球議  
奏御節甫復言曰竇氏罪深無以爲比上曰雖犯惡  
逆後有大德於朕節甫於是不復言七月甲寅葬相

思竇皇后冬十月丁亥勃海王惔自殺初惔有罪貶  
爲奭陶王惔因黃門王甫求復其國賂以租錢五十  
萬相帝不豫詔復惔爲勃海王甫以爲已功趣責於  
惔惔知帝意也不與甫錢由是甫謀惔大逆不道諷  
司隸校尉段熲奏治其獄惔遂自殺乃自稱越王攻  
破郡縣

二年春二月大赦天下夏四月司隸校尉段熲爲太  
尉秋七月光祿勳楊賜爲司空

三年春二月己巳大赦天下太尉段熲以久疾策免  
河南尹李咸爲太尉夏四月立河間王子虎爲濟南  
王奉孝仁皇帝祀冬十二月癸酉日有蝕之司空楊

賜以疾策免

後漢孝靈皇帝上紀卷第二十三

後漢孝靈皇帝紀中卷第二十四

袁宏

嘉平四年春三月五經文字刻石立于太學之前夏五月丁卯大赦天下延陵園災冬十月改平準爲中準使中官爲之令列爲內署令丞悉用中官初虞大家以選入掖庭生沖帝陳夫人生質帝沖帝早崩政在梁氏故未有謚號議郎畢整上疏曰孝沖皇帝母虞大家質帝母陳夫人皆誕育聖明而未有謚號今當以母氏序列于外戚雖在薨歿猶宜爵贈况二母見存而無寵榮者乎即違母以子貴之義又不可示以後世上感其言以虞大家爲貴人陳夫人爲孝王妃使中常侍持節告憲懷二陵大鴻臚袁隗爲司徒

五年夏四月癸丑大赦天下五月太尉李咸久病罷  
光祿劉寬爲太尉閏月永昌太守曹鸞下獄誅初鸞  
上書訟黨人曰夫黨人者或者年淵德或不冠英賢  
皆宜股肱王室左右大猷者也而又被禁錮辱在泥  
塗謀反大逆尚蒙赦宥黨人何罪獨不開恕乎所以  
災異屢見水旱荐臻皆由於斯宜加沛然以副天心  
有司奏檻車徵鸞棄市鸞年九十本郡閔其辜於是  
申黨人之例父兄弟門生故吏皆免官禁錮冬十  
月司徒袁隗久病策罷隗字次陽累世三公貴傾當  
時兄弟逢及隗並喜人事外結英俊內附宦官中常  
侍袁朗隗之宗人用事於中以逢隗家世宰相推而

崇之以爲援故袁氏寵貴當世富侈過度自漢公族  
未之有也逢兄子紹好士著名賓客輻輳紹折節下  
之所擇賢愚逢子術亦任俠好士故天下好事之人  
爭赴其門輜駟柴車常有千兩寵臣中官皆患之十  
二月丙戌光祿大夫楊賜爲司徒是時拜爵過差游  
觀無度賜歎曰吾世受國恩又備宰相安得拱默哉  
復上疏曰臣聞天生蒸民不能自牧故立君長使司  
牧之是以文王日夜不食以立雍熙之化頃聞拜爵  
過多每被尚書劾非衆所歸或不知何人昔堯用舜  
猶尚先試考績以成厥功今之所用無他名德旬月  
之間累遷高位守道之徒歷載不轉勞逸無別善惡

同流又聞微行數出諸苑圍觀鷹犬之勞極般游之  
樂政事日曠大化陵遲忘乾乾不息忽屢省之欽哉  
陛下不顧二祖之勤止追慕五宗之高蹤殆非所謂  
光昭之美而欲以望太平是由曲表而求直影却行  
而求反前人惟陛下絕慢游之戲念官人之重割超  
越之恩慎貫魚之次以慰遐邇憤怨之望臣受恩偏  
厚特忝師傳之任不敢自同凡臣括囊解咎謹自手  
書早囊密上

六年春正月辛丑大赦天下二月武庫東垣自壞夏  
鮮卑寇遼烏九校尉夏育上言鮮卑仍犯塞百姓怨  
苦自春以來三十餘人發請幽州諸郡兵出塞討之

時故護羌校尉田晏以他事論刑因中常侍王甫求  
爲將甫建議當出軍與育併力詔書遂用晏爲鮮卑  
中郎將與匈奴中郎將臧旻南單于三道並出時大  
臣多以爲不便議郎蔡邕議曰周有獫狁之役漢有  
瀚海之事征罰四夷所由來尚矣然而時有同異勢  
有可否不可一也天設山河秦築長城漢起塞垣所  
以分別內外異殊俗也其外則分之夷狄其內則任  
之良吏後嗣遵業順奉所守苟無感國之幾豈與蟲  
蠃之虜校往來之所傷哉乃欲度塞出攻雖破之不  
可彌盡而本朝必爲之盱食昔淮南王安諫伐越曰  
天子之兵有征無戰言其莫敢校也如使蒙死傲倖

以逆執事廝養之卒有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  
猶爲大漢羞之而育欲以齊民易醜虜射乾沒以要  
功就如其言猶已危矣况其得失不可知也昔朱提  
郡反孝元皇帝納賈捐之言割而棄之夫恤民救急  
雖成郡列縣猶尚棄之况鄣塞之外未嘗爲民居者  
乎臣愚以爲宜止出攻之計今諸郡修垣屯守衝要  
以堅牢不動爲務若乃守邊之術李牧發其策嚴尤  
申其要遺業猶在文章具存循二子之策守先帝之  
規臣曰可矣育下邳淮浦人以忠直稱所歷皆有名  
迹八月鮮卑中郎將田晏匈奴中郎將臧旻護烏丸  
校尉夏育各將步卒萬餘人擊鮮卑三軍敗績士馬

死者萬數冬十月癸丑朔日有蝕之趙相以聞京師  
地震十一月太尉劉寬司空陳球以災異罷十二月  
太常孟郁爲太尉太僕陳耽爲司空司徒楊賜以辟  
黨人免

光和元年春二月辛亥朔日有蝕之己未京師地震  
初置鴻都門生本頗以經學相招後諸能爲尺牘詞  
賦及工書鳥篆者至數千人或出典州郡入爲尚書  
侍中封賜侯爵三月癸丑光祿勳袁滂爲司徒辛未  
大赦夏四月丙辰京師地震侍中寺雌鷄一身皆成  
雄惟頭冠未變五月壬午無何白衣人入德陽門入  
自稱梁伯夏又復曰伯夏教我上殿爲天子中黃門

相覽收之遂亡失不見蔡邕以爲類之不恭則有鷄  
禍頭爲元首人君之象今鷄一身已變未至於頭而  
上知之是將有事而不遂之象又云成帝時男子王  
褒衣絳衣入宮上殿曰天帝令我居此後王莽篡位  
今與此成帝相似而被服不同又未入雲龍門以往  
方今將有王氏之謀其事不成其後張角作亂尋被  
誅滅是月太尉孟郁司空陳耽以災異罷太常素豔  
爲司空六月丁丑溫明殿庭中有黑氣長十餘丈形  
貌似龍詔問光祿楊賜議郎蔡邕曰祥異禍福吉凶  
所在以賜博學碩儒故密詔問宜極其意靡有所隱  
賜仰嘆曰臣每讀張禹傳何嘗不憤恚乎吾以微學

充先師之末累世見寵尚當上疏陳情況今猥見訪  
問乎乃手書對曰臣聞經傳所載或得神以興或得  
神以亡國家休明則降鑒其德邪辟昏亂則示其禍  
今嘉德殿所見黑氣考之經傳應虹蜺妖邪之氣不  
正之象也春秋讖曰天投虹蜺天下怨海內亂加四  
百之期亦復垂至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疑  
妾媵之中有因愛放縱左右嬖人共專國朝欺罔日  
月又鴻都門下招會群小旬月之間並各拔擢縉紳  
之徒委伏猷畝冠履倒易陵谷代處從小人之邪意  
順無知之私欲殆哉之危莫過于今幸賴皇天垂象  
譴告周書曰天子見怪則脩德唯陛下慎經典之誠

圖變復之道斥遠佞巧之臣速徵鶴鳴之士內親張  
仲外任山甫抑止槃游留思庶政冀天還威衆變可  
彌老臣受師傅之任數蒙寵異之恩豈敢愛惜垂沒  
之季而不盡其悽悽之心哉邕對曰天子大漢殷勤  
不已故屢出祆變譴責欲令人君感悟災眚之發不  
于它所遠則門垣近在寺署其爲監戒可謂切至虹  
蜺墮雌雞化皆婦人姦政之所致也自踐祚已來中  
宮無他逸寵而乳母趙嬈貴重赫赫生則貲富侔於  
帑藏死則丘墓逾於園陵續爲永樂門吏霍玉依阻  
城社大爲姦猾侮惑之罪晚乃發露虹蜺集庭雌雞  
變化豈不爲此今者道路所言復云有程夫人者宜

深以趙霍爲戒近者不治無以正遠長水校尉趙玪  
屯騎校尉蓋延其貴已足其富已甚當以見私之故  
早自引身以解易傳小人在位之咎廷尉郭舉敦龐  
純厚國之老成光祿大夫橋玄聰達方直有山甫之  
姿故太尉劉寵忠實守正剛直不曲宜爲謀主數見  
訪問宰臣大臣君之四體不宜復聽納小吏雕琢大  
臣願陛下忍而絕之思惟萬機以答天望朝廷旣自  
約厲左右亦宜從化天道惡滿鬼神好謙但臣愚戇  
感激忘身觸冒忌諱手書具對夫君臣不密上有漏  
言之禍願寢臣表無使臣筆所及者得佐陛下盡忘  
書奏趙玪程黃聞之共譖邕下獄當棄市中常侍呂

強愍邕無罪從上請邕減死罪一等徙朔方遇赦還本郡秋八月有星孛于天市冬十月太尉張顥司空素豔久病罷太常陳球爲太尉射身校尉素逢爲司空十一月皇后宋氏廢后無寵宮人幸姬衆共譖愬誣后以呪咀上遂收后璽綬后以憂死父母兄弟皆被誅諸常侍小黃門憐宋氏無辜乃共葬后及父母兄弟於臯門亭宋氏舊塋也丙子晦日有蝕之太尉陳球以災異罷十二月丁巳光祿勳橋玄爲太尉是歲馬生人京房易傳曰上亡太子諸侯相伐厥妖馬生人

二年春二月丁巳司徒素滂以災異罷大鴻臚劉鄩

爲司徒滂字公熙閔之孫也純素寡欲終不言人之短當權寵之盛或以同異致禍滂獨中立於朝故愛憎不及焉乙丑太尉橋玄司空素逢久病罷太中大夫段熲爲太尉太常張濟爲司空橋玄字公祖梁國睢陽人初爲梁州刺史值梁州大饑玄開倉以廩之主者以舊典宜先表聞玄曰民以死矣廩訖乃上奏詔書以玄有汲黯憂民之心復不得以爲常玄有才明長於知人初見魏武帝於凡庸之中玄甚異之謂曰今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定也定天下者其在君乎夏四月丙戌日有蝕之辛巳太尉段熲有罪下獄誅初黃門令王甫大長秋曹節專權任勢賴阿

後漢紀卷十四  
附甫等尚書令楊球撫髀歎曰使球爲司隸此等何  
得爾俄而球爲司隸旣拜明日詣闕謝恩會甫沐下  
舍球因奏曰中常侍冠軍將軍王甫奉職多邪姦以  
事上其所彈糾皆由睚眦勃海之誅宋后之廢甫之  
罪也太尉段熲以征伐微功位極人臣不能竭忠報  
國而諂佞幸宜並誅戮以示海內於是收熲甫下獄  
球親考之甫子萌先爲司隸遷永樂少府亦併見收  
萌謂球曰父子今當伏誅亦以先後之義少假借老  
父球罵萌曰若以權勢爲官無忠等者司隸云以先  
後之義乎萌曰若臨於坑相濟憂汝獨不見隨吾後  
死邪於是球操捶杖之甫萌皆前死杖下球勅都官

從事曰先舉權貴大猾乃議其餘耳公卿豪右若素  
氏兒輩從事自辯之何須校尉邪於是權門股慄京  
師肅然球旣誅甫後欲收曹節節等不敢出沐會順  
帝虞貴人葬百寮會葬還入夏城門曹節見謁於道  
旁球大罵曰賊臣曹節節收淚於車中曰我自相食  
肉何宜使犬舐其汁乎語諸常侍且便入省勿過里  
舍也節入譖球酷暴益甚不爲百姓所安上乃徙球  
爲衛尉球叩頭自陳曰臣無清高之行橫蒙犬鷹之  
任前誅常侍王甫太尉段熲皆狐狸小醜未足以宣  
示天下今鴟梟翔於園林豺狼噬於圍藪臣誠耻之  
願追詔書叩頭殿下上呵曰衛尉拒詔邪至于再三

乃受丁酉大赦天下秋七月匈奴中郎將純修擅收  
斬單于呼演更立右賢王羌深爲單于修抵罪冬十  
月永樂少府陳球下獄死初球與司徒劉邵書曰公  
出自宗室據台鼎之位天下所望今曹節等放縱爲  
天下害而久今在左右賢兄侍中常爲節所害可表  
從尚書令楊球爲司隸以收節等誅之政出聖主天  
下太平可翹足而待楊球小妻程黃女黃宮中用事  
所謂程夫人也節等頗聞知乃重賂黃且迫脅之惶  
怖告節等以球謀因與節讒邵於上曰邵等常與陳  
竇交通又受取狼籍步兵校尉劉納永樂少府陳球  
交通並通謀議上大怒策邵陳球楊球劉納皆下獄

死楊球字方正漁陽泉州人有勇氣郡吏嘗辱球母  
球合年少數十人殺吏滅其家由是知名九江山賊  
起劫刺史球以太尉掾爲九江太守設方畧即時摧  
破誅鋤豪強郡中累足遷甘陵相時天下旱司空張  
顥奏郡守長吏嚴酷貪汙者皆罷免之球以嚴酷徵  
詔書以九江時功拜議郎遷將作大匠尚書令十一  
月太常楊賜爲司徒

三年春正月癸丑大赦天下夏虎見平樂觀下又見  
憲陵上詔問司徒楊賜賜對曰虎者金行參代之精  
狼戾之獸也今在位率多奢暴貪殘酷虐乎中郎將  
張均上言曰虎見憲陵又見平樂觀下隸皆訛言也

洪範之論言之不從則毛蟲之孽虎者西方之獸爲禽剛猛強梁之物也居而穴處不可覩見今於先帝園陵爲害又言見於城下皆在位者仁恩不著有苛尅殺戮之意乎此乃大兵劇賊之徵不可不防也秋七月大長秋曹節爲車騎將軍九月辛酉日有蝕之詔羣臣上封事靡有所諱郎中審忠上書曰臣聞治國之要得賢則安失賢則危故舜有五臣天下治湯舉伊尹不仁者遠故太傅蕃尚書令尹勲知中官姦亂考其黨與華容侯朱瑀知事覺露禍及其身乃與造逆謀迫脅陛下聚會羣臣因共割裂城社以相賞父子兄弟被蒙尊榮素所親厚布在州郡皮剥小民

甚於狼虎多畜財貨繕治殿舍車馬服飾擬於大家羣公卿士杜口吞聲州郡承風順指故蟲蝗爲之生夷狄爲之起天意憤盈積十餘年矣故頻年日有蝕之於上地震於下所以譴戒人主欲令覺悟今瑀等並在左右陛下春秋富盛懼惑佞諂以作不軌願陛下留漏刻之聽以省臣表掃滅醜類以答天怒章寢有星孛于狼狐初作靈泉單圭苑司徒楊賜上書曰臣聞使者並出現度城南民田欲以爲苑者昔先王制園裁足取牲以備三驅薪採芻牧者往焉故詩曰王在靈囿麀鹿攸伏傳曰吾王不游吾何以休皆被其德政而樂何爲如此是六國之際取獸者有罪傷

槐者被誅孟軻謂梁惠王極陳其事先帝之制左開  
洪池右作上林不儉不恭禮以合中今猥規都城之  
側以畜禽獸之物非所保養民庶赤子之義築郎不  
時春秋有譏盤于游田周公作戒具城外之苑以有  
五六足用逞情意順四節何必變革舊制以罷民力  
楚興章華郢人乖叛秦作阿房黎甬憤怨宜思夏后  
卑室之意太宗露臺之費慰此下民勞止之歌上欲  
止侍中任芝樂松等曰昔宣王囿五十里民以爲大  
文王百里民以爲小今造二苑與百姓共之不妨於  
政民蒙其澤上遂從之閏月司徒楊賜久病罷冬十  
月太常陳耽爲司徒十一月立皇后何氏南陽苑人

以良家子選入掖庭有寵自貴人爲皇后父真早卒  
異母兄進爲河南尹進弟苗越騎校尉十二月車騎  
將軍曹節罷

四年春初置駮驥殿丞領受郡國調馬而豪右辜摧  
馬一匹至二百萬夏四月庚午大赦天下司徒陳耽  
不堪其任罷太常袁隗爲司徒六月追爵謚皇后父  
何真爲車騎將軍舞陽宣懷侯秋七月五色鳥見于  
新城衆鳥隨之民謂之鳳皇九月庚寅朔日有蝕之  
冬十月太尉許郁辟召錯謬罷太常楊賜爲太尉車  
駕幸廣城是歲於後宮與人爲列肆販買使相偷盜  
爭著進賢冠又於西園駕四驢上躬自操轡馳驅周

旋以爲歡樂於是公卿貴戚轉相放效至乘輜輶以爲騎從牙相請奪驢價與馬齊本志曰行天者莫如龍行地者莫如馬詩云四牡騤騤載是常服驢乃服重致遠野人之所用非帝王君子之所宜驂服遲鈍之蓄而今貴之天意若曰國且大亂賢愚倒植執政者皆如驢也

五年春正月辛未大赦天下二月大疫三月詔三公以謠言舉刺史二千石貪汙濁穢爲蠹害者夏旱五月庚申永樂宮署災秋七月星孛于太微

六年春三月辛未大赦天下夏爵號皇后母爲舞陽君秋金城河水溢出二十餘里

中平元年春正月鉅鹿人張角謀反初角弟良弟寶自稱大醫事善道疾病者輒跪拜首過病者頗愈轉相誑耀十餘年間弟子數十萬人周徧天下置三十六坊各有所主期二月五日起兵同時俱發角弟子濟陰人唐客上書告角天子遣使者捕角角等知事已露因晨夜勅諸坊促令起兵二月角等皆舉兵往往屯聚數十百輩大者萬餘人小者六七千人州郡倉卒失據二千石長吏皆棄城遁走京師振動角黨皆著黃巾故天下號曰黃巾賊初司徒楊賜衛尉劉寬司空張濟御史劉陶並陳角反謀宜時捕討以絕亂原上不從及角作亂天子思陶言封爲中陵侯陶

字子奇潁川潁陰人沈勇有大謀不修威儀不拘小節與人交志好不同雖富貴不顧也所行齊趣雖貧賤必尊貴之疾惡太甚以此見憎辟司徒府遷尚書侍中以數直諫爲權臣所惡徙爲京兆尹上素重陶才徵爲諫議大夫諸中官讒陶與張角通情上遂疑之收陶考黃門北寺中官諷考楚毒極至陶對使者曰朝廷前封臣云何不恒其德反用佞邪之譖臣恨不與伊呂同儔而與三人同輩今上殺忠謇之臣下有憔悴之民亦在不久然後悔於寃臣將復何逮不食而死三月戊申河南尹何進爲大將軍帥師次于都亭自函谷伊闕大谷鞬鞞盟津皆置都尉備張角

也於是考諸與角連及官省左右死者數千人上內憂黃巾問掖庭令呂強何以靜寇對曰誅左右姦猾者中常侍丁肅徐演李延趙裕郭耽朝廷五人號爲忠清誠可任用赦黨人簡選舉何憂於賊上納其言壬子大赦黨人皆除之強字漢威河南成臯人忠貞奉公不與佞倖同是時權邪怙寵政以賄成郡國貢獻皆先饋賂然後得行左右羣臣好上私禮強諫曰陛下物出天下然而所輸之府輒有導行之財皆出於民今發十而貢一費多而獻少無爲使姦吏用巧私門致富也又阿媚之臣好獻其私容諂姑息進入其所奉獻皆御府所有無爲使從諫之臣得自姦黷

也舊選舉委任三府尚書受奏御而已各受試用責以成功功無可察以事付尚書尚書乃覆案虛實行其罪罰於是三公每有所選叅議掾屬咨其行狀度其器能然猶有職廢官荒穢不治今但任尚書或有詔用三公得免選舉之負尚書又無考課之勤陛下虛自勞苦有廢亂之負無所責也書奏上以示中常侍夏惲趙忠忠惲曰此言是也然強自負清潔常快快有外心及赦黨人中官疾之於是諸常侍人人求退忠惲共構會強云與黨人謀數讀霍光傳強兄弟所在亦皆貪穢上聞強讀霍光傳意不悅使中黃門持兵召強強聞上召怒曰吾死亂兵起矣大丈夫欲

書忠國史無爲復對獄吏也遂自殺詔公卿百官出馬弩各有差中郎將盧植左中郎將皇甫嵩右中郎將朱雋各持節征黃巾護軍司馬傅燮討賊形勢燮上書諫曰臣聞天下之禍所由於外皆興於內是故虞舜昇朝先除四凶然後用十六相明惡人不去則善人無由進張角起於趙魏黃巾亂於六州此皆釁發蕭牆而禍延四海臣受戎任奉辭伐罪始到潁川戰無不尅黃巾雖遏其釁由內作耳陛下仁德寬容多所不忍中官弄權忠臣之憂愈深耳何者夫邪正之在國猶冰炭不可同器而並存也彼知正人之功顯而危亡之兆見皆將巧詞飾說共長虛僞孝子疑

於屢至市虎惑於三人陛下不詳察之臣恐白起復  
賜死於杜郵而盡節効命之臣無所陳其忠矣唯陛  
下察虞舜四罪之舉使讒佞受放殛之罰萬國知邪  
臣之爲誅首忠正時得竭其誠則善人思進姦凶不  
討而自滅矣臣聞忠臣之事君猶孝子之事父子之  
事父焉得不盡情以言使臣伏鈇鉞之戮陛下少用  
其言國之福也書奏中常侍趙忠見而怨焉夏四月  
太尉楊賜以寇賊罷太僕鄧盛爲太尉司空張濟久  
病免大司農張溫爲司空初賣官自關內侯以下至  
虎賁羽林八錢各有差皇甫嵩朱雋連戰失利遣騎  
都尉曹操將兵助嵩等五月乙卯黃巾馬元義等於

京都謀反皆伏誅皇甫嵩朱雋擊黃巾波才於潁川  
大破之斬首數萬級詔行車騎將軍封都鄉侯雋西  
鄉侯於是傳燮功多應封爲趙忠所譖上識燮不罪  
之然不得封左中郎將盧植征張角不剋徵詣廷尉  
減死罪一等中郎將董卓代植旣受命累破黃巾角  
等保廣宗植圍漸修梯垂當援之上遣小黃門左豐  
觀賊形勢或勸植以賂送豐植不從豐言於上曰廣  
宗賊易破耳盧中郎固壘息軍以待天誅上怒植遂  
抵罪六月中郎將張均上書曰張角所以能興兵作  
亂萬民樂附之者原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子兄弟婚  
親賓客典據州郡辜權財利侵寃百姓百姓之寃無

告訴因起從角學道謀議不軌相聚爲賊今悉斬十  
常侍懸其頭於南郊以謝天下即兵自消可一戰而  
克也上以章示十常侍皆免冠頓首乞自致維陽獄  
家財助軍糧子弟爲前鋒上曰此則直狂子也十常  
侍內有一人不善者耳天子使御史考諸爲角道者  
御史奏均學黃巾道收均死獄中秋八月皇甫嵩擊  
黃巾卜巳於東郡大破之斬首萬餘級中郎將董卓  
征張角不克徵詣廷尉減死罪一等以皇甫嵩代之  
朱雋攻黃巾趙弘於南陽自六月至八月不拔有司  
奏徵雋司空張溫議曰昔秦用白起燕信樂毅亦曠  
歷年載乃能剋敵雋討潁川有效引師南指方畧已

設臨軍易將兵家所忌可以少假日月責其功效上  
從之詔切責雋雋懼誅乃急擊弘大破斬之封雋上  
虞侯賊復以韓忠爲帥衆號十萬據宛拒雋雋兵力  
不敵然欲急攻乃先結壘起土山以臨之因僞修攻  
具耀兵於西南雋身自被甲將精卒乘其東北遂得  
入城忠乞降議郎蔡邕司馬張超皆欲聽之雋曰兵  
有形同而勢異者昔秦項之際民無定主故有賞以  
勸來者今海內一統惟黃巾造寇降之無可勸罰之  
足以懲惡今若受之更開逆意利則進戰鈍則降服  
縱敵長寇非良計也因勒兵攻之連戰不剋雋登土  
山望之顧謂邕曰吾知之矣今外圍周固內營逼急

忠故乞降降又不受所以死戰也萬人同心猶不可當况十萬人乎其害多矣不如徹圍解弛勢當自出出則意散必易破之即解圍入城忠果自出雋因自擊之大破斬忠乘勝逐北斬首萬餘級即拜雋為車騎將軍封錢唐侯徵入為光祿大夫冬十月皇甫嵩攻張角弟良於廣宗大破之斬首數萬級角先病死破棺戮尸拜嵩為車騎將軍封槐里侯嵩既破黃巾威振天下故信都令漢陽閻忠說嵩曰夫難得而易失者時也時至而不旋踵者機也故聖人常順時而動智者必見機而發今將軍遭難得之時蹈之而不發將何以權大名乎嵩曰何謂也忠曰天道無親有

姓與能故有高人之功者不受庸主之賞今將軍受鈇鉞於暮春收成功於末秋兵動若神謀不再計攻堅易於折枯摧敵甚於湯雪旬月之間神兵電掃封戶刻石南面以報威振本朝聲馳海外是以羣雄迴首百姓企踵雖湯武之舉未有高將軍者也身立高人之功乃北面以事庸主何以圖安也嵩曰夙夜在公心不忘忠何故不安忠曰不然昔韓信不忍一食之遇棄三分之利拒蒯通之說忽鼎峙之勢利劔揣其喉乃嘆息而悔何以見烹於女子也今主勢弱於劉項將軍權重於淮陰指麾足以震風雨叱咤足以興雷電赫然奮發因危抵頽崇恩以綏前附振武以

後漢紀卷三十四  
臨後伏徵冀方之士勒七州之衆羽檄先馳於前大  
軍嚮振於後蹈流漳河飲馬盟津誅中官之罪除羣  
怨之積如此則無交兵守無堅城不招必影從雖童  
兒可使奮空拳以致力女子可使褰裳以用命况厲  
熊羆之卒因迅風之勢哉功業已就天下已順乃請  
呼上帝喻以太命混齊六合南面稱制移神器於將  
興推亡漢於已墜實神機之至會風發之良時夫既  
朽不雕衰世難佐將軍雖欲委忠於難佐之朝雕朽  
敗之木猶逆坂走丸必不可得也方今權官羣居同  
惡如市上不自由政出左右庸主之下難以久居不  
賞之功讒人側目如不早圖後悔無及嵩懼曰黃巾  
小孽非秦項之敵也新結易散非我功策之能民未  
忘主而子欲逆求之是虛造不冀之功以速朝夕之  
禍非移祚之時也孰與委忠本朝雖有多讒不過放  
廢猶有令名死且不朽逆節之論吾所不敢也忠知  
計不用乃佯狂爲巫十一月嵩又進兵擊張寶於下  
曲陽斬之於是黃巾悉破其餘州所誅一郡數千人  
十二月金城人邊章韓約反

後漢孝靈皇帝紀中卷第二十四



